

救亡文叢之六

抗戰與救亡工作

錢俊瑞 著



救亡文叢大

抗戰與救亡工作

錢俊瑞著

各地生活書店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月

救亡文叢之六
抗戰與救亡工作

每冊實價國幣二角
外埠酌加郵費

著者
錢俊瑞

發行者
生活書店

上海福州路
漢口交通路

印刷者
生活印刷所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月

小序

感謝仲實兄替我收集幾篇短文，『湊成抗戰與救亡工作』這本小冊子。這幾篇零星的短文包括我從八月到十一月對於抗戰局面的估量和救亡工作的實踐的一部份文稿。這些短篇正所謂東鱗西爪，沒有體系，沒有頭緒；然而從這裏我們却可以得出一個總的結論。結論是什麼呢？那就是：我們初期的抗戰在軍事上是失敗的，這失敗的基本原因在政治工作和民衆動員的不夠。我們對於抗戰的最後勝利是有堅定的信心的，這信心的基礎是在民衆救亡運動的開展和救亡工作人員能夠不斷地克服困難，糾正錯誤，來堅強抗戰的基礎。

當然，這小冊子遠遠不夠說明上面的結論。我希望在我以後兩個小冊子裏——『給救亡工作同志的公開信』和『救亡運動的基本問題』——能夠有較完整的闡明。

目次

一・軍事勝利的基礎在政治·····	一
二・目前的時局·····	八
三・抗戰進入新階段·····	二〇
四・九國公約會議對我們有利麼？·····	三二
五・剷除漢奸決不是技術問題·····	四二
六・「準漢奸」論·····	五一
七・寫給要求救亡工作的朋友們·····	五七
八・救亡工作理論與實踐的脫節·····	六五

九・遷鄉工作運動……………七三

十・開展內地的救亡工作……………八一

軍事勝利的基礎在政治

從這次上海的戰事掀起了我們全線的抗戰以後，我們的飛機在不斷的展施神威，我們把上海的敵人打得個落花流水，同時東北方，我們又把商都 and 張北次第收復了，我們的大軍正在向察北和熱河挺進，做進一步收復我們整個失地的準備。

這些能告訴我們些什麼？這些軍事上的勝利首先告訴我們：我們過去唯武器論的恐日病者是整個的破產了，——我們的步兵是能打仗的，我們的騎兵是能打仗的，我們的砲兵也是能打仗的；而我們的空軍更加能夠打仗。他們不但能打仗，而且能打勝仗，能殲滅敵人。

於是，恐日病患者絕跡了，這實在一件應該慶幸的事。然而不幸的，在另外一個極端却在蔓延着一種新的病症。這種病叫做『唯軍事論的虛驕病。』害這種病的人看到我們在軍事上有局部的勝利，便拍拍胸膛大喊道：『你看，只要我們有好的軍隊，有好的軍事佈置，不是我們就能打勝仗嗎？今天我們只要槍桿，只要飛機，別的什麼都不要。』這些好漢們在表面上雖然和唯武器論的恐日病者相反，然而在根本上他們和恐日病者有一個共同的錯誤，他們都以爲中國對敵人的抗戰完全是由武力來決定的。恐日病在看到自己武力不如人，所以就害怕敵人；虛驕病在看到自己的武力可以打勝仗，所以就以爲單憑我們的軍隊就可以制勝敵人。

這實在都是大錯特錯。我們應當老實指出，我們如果用單純的軍事力量，擊毀日本帝國主義，那末我們不但沒有必勝的把握，我們終於會失

敗的。我們要問：阿比西尼亞對於意大利的抗戰爲什麼會失敗？我們說，這主要是因爲阿皇並沒有真正的解放民衆把全國人民組織起來，武裝起來；而決不是意大利毒氣的過於厲害。我們再問：蘇聯革命以後爲什麼能夠用殘破的物力和粗劣的武器，把各帝國主義的聯合干涉軍隊全部驅逐出境？爲什麼一九二六——二七年我們的國民革命軍能夠掃蕩雄厚的軍閥，完成勝利的北伐？我們的答案是：這主要是因爲自己政治的組織超過敵人，軍事力量和民衆力量完全打成一片的緣故。

老實說，今天我們中國要制勝日本帝國主義是有充分的把握的，然而這把握不僅是在軍事而且是在加強軍事力量的前提——政治。我們不必隱諱，我們軍事上的物質設備，的確確敵不過日本，因此從積極方面說，今天我們在軍事上的小小勝利，還不過是我們全面勝利的起點；而從消極

方面說，如果我們以這些軍事上的勝利爲滿足，而不去開發我們真正可以制勝敵人的園地，——政治的園地，那末就會因爲我們的虛驕而遭到慘敗。

我們可以不必隱諱的說，今天我們的政治的準備是遠遠的落在軍事的佈置之後，所以我們的軍事行動愈挺進，便覺得我們的政治工作愈不夠。同時，正因爲政治工作的做得不夠，軍事的挺進就變得緩慢了，軍事上局部的勝利就變得沒有堅實的基礎了。所以我們在今天要大聲疾呼，我們不要把自己的注意局限於純粹的軍事行動吧，我們要把大部份的力量集中到政治的民衆的工作上去。

具體點說，在對外關係方面，我們應當憑藉着我們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堅決抗戰，團集全世界的友邦到我們的週圍來，我們尤其應當設法取得英美法諸國的諒解，增進跟蘇聯的友誼，保障我們可能從國際方面取得雄厚

的奧援。

在國內，我們應該在經濟上採取一切必要的措置，使人民的生活不至於因為抗戰而完全落空；尤其注意戰士家屬生活的保障，應該用政府的力量制止工商業的無故停業；應該遵照一定的計劃，獎勵國防的生產，這樣一方面可以消納大批失業的工人，一方面可以使廣大的勞動力，獻給保衛祖國的神聖事業；應該使全國的企業家明瞭，把他們平常所得到的利潤分出一部份來，維持職工大衆最低限度的生活，使他們能夠為整個民族的解放而出力，這是他們今天最光榮的任務。

特別重要的，政府和上層的金融業家和工商業家，在今天必須用完全民主的精神，把各階層的民衆，都組織起來，動員起來，更進一步武裝起來，使他們能夠到前方去效力，或者留在後方做一切急需的抗敵後援工作

。政府和金融產業家們今天所有的是雄厚的物質力量，而一切民衆團體所有的却只是人的力量。在今天當我們向敵人肉搏把敵人殲滅的時候，我們單有物質的力量是決不夠的，我們必須把廣大的人力和雄厚的物力配合起來，然後可以供應前方和後方一切的需要。如果在今天，政府當局和金融工商業家，只知道憑着一部份物質的力量，資助單純的軍事行動，那末這種軍事行動的開展決不能有堅實的前途，而全國絕大多數的民衆在抗戰期內只能做袖手旁觀的清客，和坐待犧牲的綿羊。這樣來求抗戰的勝利，那真是緣木求魚，而我們的失敗倒是必然的了。

站在愛國民衆的立場，全國至少有四萬萬的同胞在張開着雙手，向政府要求把各種各樣的抗敵後援的工作分配給他們做。他們今天甯願犧牲一切，不要錢，不要命，爲祖國的獨立解放而奮鬥，而拚命，他們今天痛感

着組織的飢餓，尤其是工作的飢餓，和武裝的飢餓。如果我們在這時候，還不能澈底開放民衆的組織，發動民衆的武裝，只想用兩百萬僱傭的素質不強的軍隊來和敵人決鬥，那末我們的前途可以說是非常慘澹的。

我們今天至多只能說已經發動了全線的抗戰，我們還沒有做到全面的抗戰。因為在軍事上我們固然是抗戰了，我們在政治方面的工作，還是差得遠。我們今天必須認清，政治上的動員是我們抗戰勝利的基礎，假如我們要用單純的不和民衆配合的軍事行動來包辦抗戰，完成抗戰，那是我們自己踏上失敗的道路。阿比西尼亞的慘敗已經警告我們不能再那麼做了。

目前的時局

一 還有悲觀的地步麼

這一兩個禮拜來，有一種陰暗的流言，像毒蛇一樣，爬上一部份市民的心頭；『我們又要妥協啦！』這流言在咬噬着人們心的深處，使人們感到一種說不出的痛苦和悽愴。

其實現在的時局可以說是進步的，開展的；不單這樣，局面的進步和開展還可能照幾何級數前進呢。無謂的悲觀跟浮泛的樂觀一樣，完全是多餘的。比方，前些時候我們在華北戰場上看到重要戰略地點的不斷失陷，就感覺到萬分憂慮。我們說，這樣的憂慮是應當的，但是如果因此而就悲

觀，就失望，或者對於抗戰的最後勝利根本失去了信心，那就不但是不必要而且是錯誤了。因為誰都知道，北方戰事的失利，主要是過去政治問題沒有好好解決的結果；「種瓜得瓜」，咎由應得，我們又何必驚怪？更何必悲觀？相反的，我們倒應當感謝今天軍事的行動，已經把瘡疤全部揭露了，這樣好讓國人認識清楚，同時及早惕勵，在政治、軍事上採取必要的步驟，來完成抗戰勝利的條件。一部份舊有的瘡疤已經給敵人開刀去了，現在我們要趕快自己起來檢點其餘的瘡疤，自己來動用手術，使全身都健全起來；別讓敵人再來把連瘡帶臂都砍割了去。

再比方，前幾天我們看到美國政府對於中日戰爭的態度非常之卑怯，美國駐華大使甚至吃不消日海軍的一紙恫嚇，逃到軍艦上去避難。於是我全國上下就非常之憤激。我們說，這樣的憤激是應該的，然而如果因此而

對國際關係悲觀失望，甚至以爲我們的抗戰會因爲美國態度的消極，受到根本的挫折，那就大錯特錯了。因爲誰都知道，美國雖然是我們的友邦，牠畢竟是個帝國主義國家，同時如果我們估計到英國和美國在世界上有嚴重的矛盾，估計到美國的財閥如摩爾根之流如何和日帝國主義勾結，估計到日美的貿易多於中美之間的貿易，特別是估計到美國金融寡頭決不願意我們中華民族真能澈底解放，那末我們對於美國那種毫無大國風度的態度，又何必驚怪？何必悲觀？相反的這種現象只能鞭策我們以後外交的重心應當移轉到真正同情於我們的國家民族上面，去移轉到各國人民大衆身上去，這樣我們才能透過各國人民的壓力，迫得各該政府不可能對侵略者讓步，對被侵略者狡黠。

二 好轉是有來路的